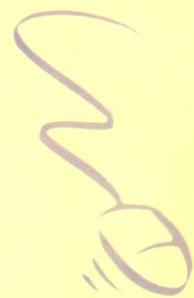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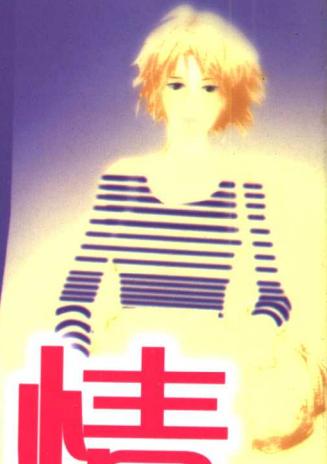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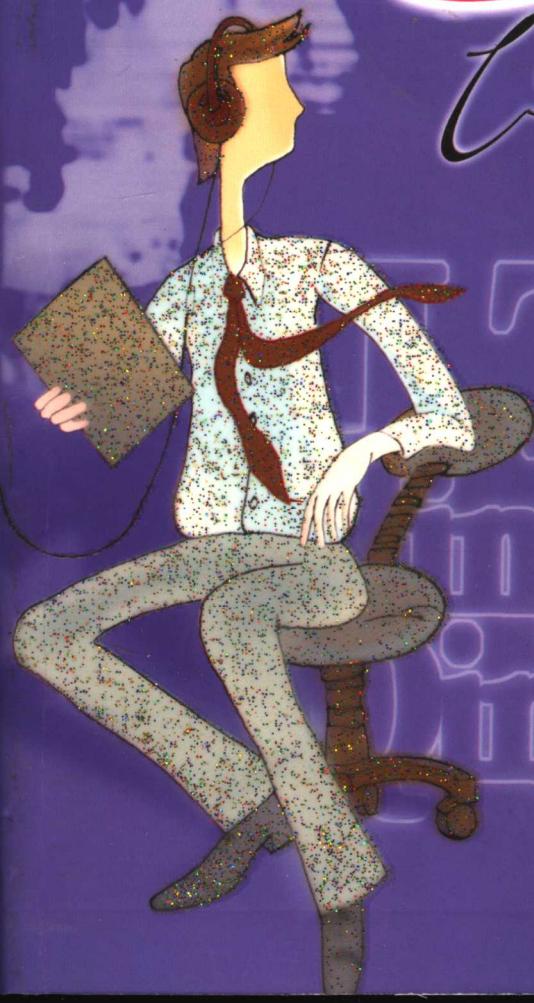


网络  
文字

# IT 惊情

*IT Jing Qing*

厉丽 著



知藏出版社

网络  
文字

# 叮 惊 情

Ting Jing Qing

厉丽著



知音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T 惊情/厉丽著.-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1

ISBN 7-5015-4244-9

I . I ...    II . 厉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247 号

**策划编辑:火星笨笨**

**责任编辑:张辰五 连召龙**

**责任印制:张辰五**

**封面设计:弓禾碧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5609)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明十三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375 字数:2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015-4244-9/I·366**

**定价:18.00 元**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6
第三章 .....	51
第四章 .....	73
第五章 .....	98
第六章 .....	126
第七章 .....	145



IT 惊情  
IT Jing qing

第八章 .....	169
第九章 .....	188
第十章 .....	215
第十一章 .....	241
第十二章 .....	262

# 第一章

—

又来到这里了，江南。

银河计算机江南分公司的总经理杨跃亲自驾车到机场迎接曲峰。

由机场驶入城区，四周的景物变得越来越熟悉起来，曲峰的心跳得厉害，进而双手也有些颤抖，不听使唤地放下了车窗。窗外，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江南交通大学正缓缓从路旁滑过。这是一个让曲峰的魂灵饱受颠簸的地方，他的初恋和婚姻全部葬送在这里。从这里离开时，他曾暗自发誓绝不再踏进这里一步，绝不再回头看这里一眼。可是此刻，他竟让杨跃放慢了车速。

早春的校园已经掩映在满目的新绿里，各种迎春的花儿如云似雾地环绕着楼舍，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模样。曲峰朝一栋气宇轩昂的大楼凝望了一会儿，计算机系就在那楼里，曲峰在那里读完了本科，留校后又继续在那里工作了两年，那里



# IT 惊情

## IT Jing qing

面藏了他多少回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车行至校园西北方向时，曲峰特意找寻了那幢四层的小红楼，那里面有一个窗口是他曾经的家。

曲峰不经意地把头转向另一面，马路对过，有一小片别墅式的专家楼，其中有一栋住着曲峰的前妻方飞菲一家，前岳丈方同鹤是江南交大的校长。曲峰没有刻意地去辨认它，只茫茫然地扫了一眼，又把眼光移了回来。学校的大门重新改建过，宽阔气派了许多，却冲淡了书卷气，不免令人摇头。

曲峰升起了车窗，示意杨跃原速行驶，尽快赶往下榻的酒店。熟悉的街道、建筑一一向身后闪过，曲峰把头靠在椅背，闭上了眼睛。

可是，方家的那栋小楼依然顽固而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

那栋小楼最开始的主人名叫葛郁之，是方同鹤的外祖父，一个留英归来精于自动控制的博士，江南交大建校时任第一任校长。文革一开始，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去四处游斗，最后郁郁而终。方同鹤那年才刚刚大学毕业，因外祖父的问题受到牵连，也成了“专政”对象，被流放到大西北一个偏远的采油大队劳动改造。

在那里，方同鹤认识了一个叫苏安娜的混血姑娘，她就是后来方飞菲的母亲。安娜的母亲早年留学苏联，在那里和自己的一位老师，就是后来安娜的父亲相爱了。新中国成立后，安娜的父亲作为帮助中国进行石油勘探的专家和她的母亲双双回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破裂了，父亲被迫回国，从此失去了联系，只给母亲留下了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特务崽子”的安娜，安娜改随母姓。

安娜的母亲因为当年苏联撤走专家而成为石油方面的专家,她必须一边接受改造,一边不断攻克技术上的难题。数年来兢兢业业地工作,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只要上面“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太紧,队里的人就会暗地里关照这对母女的生活。再后来,安娜的母亲成了队里的总工程师。

方飞菲在家中排行老二,上头还有一个哥哥。她五岁那年,父亲因落实政策,他们举家搬回江南市,父母双双被安排在江南交通大学里任教。

曲峰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进那扇奶白色的大门时,是怎样地望而生畏、诚惶诚恐。那是方太太刚从远赴美国留学,进而变成美籍华人的儿子那里回国不久。曲峰小心地拎着花去他大半个月的工资买的两瓶好酒和两盒包装精美的糕点。可谁知那糕点的包装盒和飞菲母亲怀里的波斯猫的猫粮包装有些相似,惹得方太太一开门就说干嘛这么客气,还给猫买吃的。弄得曲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拎着东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曲峰喜欢用数据说话:方太太那高傲的下颏始终上擎着,让下颏底面与脖子的母线保持钝角,这样,她无论是行走还是说话,都能颐指气使居高临下。身体虽然有些发福,却仍不失她那个岁数的知识女人的风韵气度。特别是那深陷的,略略泛蓝的眼睛,射出的目光平视时一律与脸颊面成 $75^{\circ}$ 角,即使以曲峰这样高出她大半个头的人来与她对话,都会有矮她一头的错觉。

落座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方太太有意无意搁在茶几上的一叠她刚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片上,方飞菲的哥哥和方校长长得很像,旁边挽着他的,是一个纯种的美国洋妞。那天,



# IT 惊情

## IT Jing qing

方太太还特意拿出几本老影集来给曲峰看，上面有方校长的姥爷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照片，还有方校长的奶奶做大家闺秀时，身着旗袍，手执素绢，描眉抹红的照片。看着看着，曲峰自惭形秽起来，面对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世家，他根本门不当户不对，他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由祖谱上溯一二十辈子都没有一个走出过那片山区的。他的家庭有什么？他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的模样。他太寒碜了，第一张照片还是在大一时照的。他突然明白了方太太的用意。

接下来的事情让曲峰更加无地自容。方飞菲的姑妈打来电话，说是办完事情刚好路过方家，要过来坐坐。和方姑妈一起进门的还有一位市委某官员的公子，长得双目含波，一表人才，很像正当红的某位偶像歌星，双方一介绍，好像还能扯上个小学同学的关系来。方姑妈听侄女儿飞菲介绍完曲峰之后，显然十分吃惊，很负责任地把曲峰的祖宗八代都问了个遍，结果问到后来实在克制不住地失望，把话题转向一表人才。方太太的话里话外也流露出责怪方校长这件事处理得过于稀里糊涂，也没打个越洋电话去和她商量。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曲峰只觉得屁股底下坐的不是沙发，而是一块针毡。这还不算，晚饭偏偏又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西餐，他当然不知道吃西餐连刀、叉和勺子的拿法都是有讲究的，方飞菲只好不断地向他示范和纠正。他不敢抬头窥探别人的表情，只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被扒光了自尊，赤裸裸地为他们充当佐餐和开胃调料的小丑。曲峰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餐饭有多么难以下咽，以至于后来不是迫不得已，他绝不肯再吃西餐。

晚饭后，方飞菲杏眼圆睁柳眉倒竖，骂他笨，土得掉渣，没吃过猪肉也不去看看猪走，就算你不知道，可总该看看别人，

跟着学学吧，教都教不会的猪，尽给她丢人现眼。

曲峰那天的隐忍和屈辱都到了极限，他绝不肯再忍让方飞菲的骄横：“是，我笨，我土，我从一开始就这么土，就这么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要你跟着出来，你家里不是坐着一位又吃过猪肉又见过猪走的公子吗？你陪他去呀。”

方飞菲没料到曲峰会突如其来地说这么多硬梆梆的话，噎得她半天没回过味来，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是不是人啊？什么都不懂你还有理了？要陪他我早就陪了，我凭什么还大费周折地帮你留校。带你来家里？”

“我不是人，可也不是供你们这些高贵人来羞辱的。我留校怎么了？凭我的成绩我也够得着留校了。别老拿留校来示恩，我消受不起。”曲峰回敬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消受不起你早说呀，当初是狗感谢我帮他留校的，狗说的留校对他有多么重要的。谁要羞辱你了？你自己无知反倒赖别人要羞辱你。你给我站住！”

曲峰并不想站住，径自前行。

“混蛋王八蛋，你。”方飞菲跺着脚，气急败坏。从小到大，谁对她的大小姐如此无礼过？

“对不起，我不想呆在这儿给你当猪当狗当王八蛋。”曲峰仍然没有站住的意思。

“曲峰，你站不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冲这棵树撞过去！”方飞菲说得咬牙切齿。

曲峰登时如钉子一般钉在了那里：“你这是干吗，用得着闹成这样吗？”

“我闹？我吃饱撑的，我有病啊，我闹？我妈本来就不同意，你还不给我争气。我回去不被他们说死才怪呢，你欺负人

反倒来说我闹！”方飞菲转怒为悲，哭了起来。

“我欺负人？我敢欺负你方大小姐！我有几个胆子？”曲峰想起那个高门大宅就有些胆寒，不过他搞不明白你妈不同意，你会被人说死怎么都成了我欺负人了，见飞菲泪落如珠，口气也软了许多，走过来拍了拍肩膀算是哄她。“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方飞菲回手打掉落在自己肩上的曲峰的手：“你没欺负我那你走啊，你由我在这儿撞死好了，唔唔，为了让你留校，人家特地厚着脸皮去找你们系主任，你倒来这么说话，可恶啊，你。”飞菲用拳头捶打着曲峰，继而趴在他肩上痛哭起来。经飞菲这一闹，曲峰倒觉得自己真欺负她了似的，由着她哭着骂着，还得不住地哄她到雨过天晴。这才不由得长叹一声，还是做女人好，一哭二闹三上吊，家里外头总有人让着哄着，自己心里还憋着委屈，却不知道向谁哭去。

曲峰后来发现，那天在方家蒙受的羞辱还远远不止是那一次寻死觅活的争吵，它如同一颗癌变的细胞，提前地注入了他们行将到来的婚姻的肌体。

“曲总，到了。”杨跃的话把曲峰从回忆中唤醒，果然，汽车正徐徐驶向江南大酒店的门前。“怎么会址在这儿吗？”望着江南大酒店的大门，曲峰有些诧异。

“是这儿，怎么？曲总。”杨跃关切地问道。“哦，没什么。”曲峰极力掩饰着。

## 二

真是巧合，银河计算机代理商大会的会址江南大酒店，正是当年曲峰和方飞菲举行婚礼的地方。

结婚那天，婚礼很程式化，英俊的新郎挽着娇美的新娘款款而出，伴郎和伴娘在他们的身后亦步亦趋。缤纷的花瓣从天而降，来宾们毫不吝惜地奉送他们的笑脸、祝福和掌声。

只有参加过婚礼的人才会明白，为什么一件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事情，大家还会乐此不疲地筹办，因为婚礼实在是人一辈子最盛大的节日，是只属于你和心爱之人共同的节日。平民百姓，有几个能像明星那样被人前呼后拥，闪亮登场的？没有，可又有谁不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人前显赫一把呢？所以还等什么，结婚吧！于是，露脸儿的时候到了，你可以尽情地打扮自己，做最时尚的发型，穿最光鲜的衣服，让人们羡慕去吧，让人们妒忌去吧，所有的人都会为你举杯祝福，所有的鲜花和笑脸都为你绽放。你的婚礼有多排场，你就有多辉煌、多耀眼；你的新娘有多漂亮、多迷人，你就有多优秀、多成功。看见曲峰那张踌躇满志的脸了吗？谁说他是忧郁的，深沉的？那一刻，他是那么笑容可掬神采飞扬，你能说他不喜欢那个婚礼？不喜欢为人瞩目？

那一天，方飞菲所有到场的男同学都仿佛炉火中烧，眼瞧着朝夕相处的佳人成了别人怀中的新娘，有几个昔日里为她打架滋事的小伙子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不约而同地结成了联盟，存心憋足了劲来借酒挑衅，车轮大战似地轮番向曲峰敬酒，进而演变成了和曲峰的同学哥儿们间的对垒，就好像两阵营在较量厮杀。方飞菲是本地人，从小学到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同学，曲峰那几个可怜的哥儿们终因寡不敌众，一个个被放得七倒八歪。那情景大约是可以用惨烈和悲壮来形容的。可尽管如此，主司伴郎的曲峰的大学同学夏野，因酒精中毒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时，还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因



为他在席间施展了小小的手段，买通负责上酒的服务小姐，给曲峰的酒里掺了大量的白水，最终保证他能够安然地走进洞房花烛夜。

如果江南交大的住房不那么紧张，如果曲峰的资历再老一点，如果他的校长兼岳丈方同鹤徇点私情，法外施恩为女儿女婿特批一套住房，那么他们的洞房花烛夜或许也和别人一样春宵恨短，一刻千金。

可现实是他们的新房只能先安置在方家，更要命的是曲峰那时太穷太穷了，远在山区的家中还一直背着因父亲生病和去世所欠下的债务，所以新房里的家具物件几乎都是方家花钱置办的，是经方太太的手，按方太太的审美观点布置的，处处都烙着方太太的影子。环视这个家，曲峰实在找不出一点家的感觉，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像个人赘的上门女婿。有时连他自己都认为方太太的话不无道理：飞菲是学中文的，小说看得太多，总以为崔莺莺下嫁张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比如现在，飞菲无论如何是不会体会曲峰的内心世界的，她一直都沉浸在新婚的幸福、喜悦和期待当中。

她是那样深情款款地看着曲峰，然后仰起头来，闭上了美目。曲峰只好调整情绪来应付。

曲峰一直觉得飞菲的嘴似乎大了点，不涵蓄，一笑起来，那肆无忌惮露出的两排白牙，仿佛是存心要挑逗什么。但当他的唇和她的唇碰在一起的那一霎，一道电流已经倏地从舌尖直入心蕊，让他一下子进入了状态，她的唇，她的舌在自己的嘴里变得那么柔滑、缠绵，如吸吮不尽的膏脂，任由着他在舌尖嬉戏。她的舌头不安分地递过来了，全不在意他嘴里浓烈的烟草味道，尽管这味道使她窒息，一阵阵地娇喘不已。两

颗心开始了共振，这振幅化作了她不能自持的温柔和他臂膀上隆起的肌肉，他无比激动把她牢牢地搂在怀里，感受着她丰满的乳房对他的撞击，那一阵阵的撩人的喘息声刺激得他冲动无限。

他抱起她，把她放倒在新床上，解开她的衣裙，直到把她脱得精光。曲峰满脸涨着红光，心狂跳不止，使整个身体都开始颤动，几乎不能自持。此刻，如果他闭上眼睛，只一门心思地行使男人的本能，或许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和正常的做爱没什么分别。可是，他怎么能够无视眼前的盛艳？裸体的飞菲实在是上苍的一件心血之作，她的皮肤兼具了东方人的细腻和西方人的白皙，丰乳蛮腰，四肢修长，美目微闭，睫毛颤动。他怎么能想像世间会有如此完美的胴体！而这尊性感的美神就摆在他眼前！他抚摸她的寸寸肌肤，宛若抚摸一件精美的艺术珍品，柔美婉转的曲线像是带着弹性音符在他的手中起伏、跳动，她是多么圣洁，尊贵。她能令天下所有的男人都热血沸腾，忘乎所以。

可是曲峰的脑子开始乱了。他在寻找自己，曲峰何许人也？何德何能竟然承受如此尤物？一个大山里的穷孩子，一个高中没能念完就不得不去给人挑担子的“棒棒军”，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的民工，一个靠别人捐助才读完大学的穷光蛋，一个方太太不愿首肯，终日提防他染指，最终又不忍违逆爱女，不得不摇头叹息地把女儿下嫁于他的上门女婿……

曲峰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总之奔涌的热血，如瞬间掀动的巨澜，令他浑身颤栗之后又极快地从他身体里褪去了。如同衰竭孱弱，病入膏肓之人，一口气灌下了一碗十全大补



# IT 恨情

## IT Jing qing

IT JING QING

汤，不仅没能滋补半分，反而丢了性命。他冷汗直冒，手和脚开始发凉、发虚，最后一丝气力从他的身体里撤退，一点一点地涣散开去。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怎么了？”不祥的预感一下子摄住了方飞菲的心，她从床上坐起，看见他一头虚汗，茫然无措的样子。“你，你不行？”

“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可能，不可能的，你你，你让我紧张，我……”曲峰语无伦次，一脸窘相，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搁。

“那又不是偷鸡摸狗，你紧张什么？”方飞菲生气地嘟囔着，看着一脸无奈和痛苦万端的曲峰，真不明白他怎么看上去那么卑微，窝囊。

好一阵，两人无话。飞菲想着人生三大喜事之首的洞房花烛夜，怎么轮到她就全变了，不喜反悲？不可能的！她再一次鼓起勇气试探道：“这么半天了，你该适应了，不紧张了吧？”

曲峰也在极力地调整自己，一边不断地嘱咐自己别紧张，别瞎想，一边近乎祷告般地在心中狂呼：硬起来，你硬起来啊。可是那死不争气的根部仍旧疲塌塌地龟缩着，毫无生气。最后，曲峰信心尽失，垂头丧气地跪在飞菲面前，不住地抓着头发：“飞菲，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这是我的洞房花烛夜吗？你不行你早说啊，你既然不行干嘛还要娶我——”方飞菲太失望了，可是她不敢大声叫嚷，这本就是不能叫嚷的隐私，更怕惊扰了隔壁房里的父母，最后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在呻吟，她把头捂进被子里，大滴大滴的眼泪倾刻间变成被子上一团团的水痕。

“明天，明天就好了，可能今天太累了。”曲峰嗫嚅着，颓丧

自卑到了极点。看着伤心欲绝的飞菲，既恨自己无能，又恨连累飞菲。想过去抚摸她，安慰她，不料却被飞菲反射似的挡了回去，冲他低低地吼道：“少来碰我！”方飞菲的眼睛里满含着泪花，也满含着愤恨。

曲峰像个铁证如山的罪犯，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最终他拉开另一床被子悄无声息地在远离飞菲的床边躺了下来。谁知他刚躺下来，方飞菲便霍地坐了起来，“你不爱我是吗？你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一直忘不了你那个林夕。你要是爱我，有一点点爱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飞菲由愤恨变得极度委屈，满脸的泪水宣泄着心中的恨事。

曲峰连忙弹起身体坐直了来哄她：“没有，怎么可能，那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怎么可能？明天好吗？明天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曲峰一直没好到哪里去。他每天都百般压抑，诚惶诚恐地面对方飞菲，面对方家。他甚至害怕走进方家，害怕夜晚。同时，又无法不产生一个强烈的宿命的想法：报应啊，这全是报应！当初他因为要留校，狠心地抛弃了深爱着的林夕，如今他只能应对这样的局面，这不是报应，又是什么？！

### 三

曲峰在江南呆了八年，但他很少提起江南，甚至不愿意想起，因为这里多是痛苦、艰辛和坎坷。可是这次代理商大会的会址选在江南，最后拍板的还是曲峰。或许曲峰已经今非昔比，带着衣锦还乡的荣耀，或许他低估了这里一景一物的能量，不知道它们都是非凡的记忆载体，不动声色就触痛了他的



感情末梢,把他心底的记忆全部掀翻在地。人就是这样,往往最说不清的就是自己的感情,感情不讲理。

银河计算机代理商大会开得如火如荼,格外热烈。曲峰一来到这样的场合,便把那些酸涩的往事一概抛之脑后,把情绪切换到工作状态。

银河计算机已经开赴到市场应用的各个领域,从商用到家用,从个人电脑到服务器,再到笔记本、袖珍 PC,从提供个性产品到定制全面的解决方案,银河计算机渐渐成了国内知名的电脑品牌。在代理商大会上,曲峰适时地提出了“大银河”的概念,把所有的银河电脑的渠道代理商都划归到银河麾下,颁布了“零风险代理”的渠道计划,以支持渠道的扁平化进程。同时推出了“银河鹊桥”的服务品牌,专门把服务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运作体系,强调把服务渗透到产品的售前、售中和售后,真正体现品牌的优势和实力。顿时,代理商们热情高涨,群情激奋。综观业界,还真没有几家能有如此手笔,如此的产品实力和品牌号召力的。

应邀的或不请自到的各路媒体的记者们济济一堂,麦克风、闪光灯争先恐后。曲峰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成功感和成就感,数年来怎样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似乎都在此时得到了回报。

可是,记者们是不会甘心于只做做“形势一片大好”的表面文章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的问题有的相当尖锐:“我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请曲总谈谈银河电脑里有多少是自有技术?再是大家都知道,世界知名的 UA 电脑目前也是由银河来代理,银河一方面说优秀的民族品牌才是适合国人的最佳产品,一方面又说要把世界最好的产品带给国人,这看起来似乎很